

首都博物馆珍藏的明代承恩寺敕谕文书

2018年1月25日上午，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派出文物科科长李北海、区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李伟与本人，来到首都博物馆现场观摩了珍藏在馆内的承恩寺敕谕文书原件。

这使我数年来的一个心愿得以实现。2010年3月3日在参观首都博物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展览时，第一次看到这件文物的复制品（展品），瞬间产生一个想法，应该找到这件复制品背后的文物原件，因为它是我所在的石景山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恩寺的一件非常重要、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挖掘承恩寺的历史底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起初，在今年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景爱先生，经他推荐，我辗转结识到首博的谭晓玲老师。谭老师非常热情地和我探讨起来。当她确定无疑地告诉我，真品就在首博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后，通过公函，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向首博提请了诉求，首都博物馆及时地派李文琪老师与我们进行了联络，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赴首博观摩文物之行。

首都博物馆藏品部的李文琪和韩冰老师非常热情

透纸背，给人的感觉是富丽华贵、严谨规矩。我们注意到文书上面有断句的标志，全用红色的圆圈标出，非常整洁规范，想必是近代收藏者所为。我轻轻地从头至尾念诵了一遍敕谕，感受到文法、书法的不俗。这幅文书28行，共368字，每行5—16字不等，多以14字为一行顶头空两格书写，遇到与皇帝有关的字眼，如“皇帝”“先朝”“先皇”均顶格书写；首题“皇帝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结尾为“故谕”二字，识以“救命之宝”，钤印在落款“正德八年九月初十日”上部，正德八年，即1513年，是承恩寺建成之年。这道敕谕主要是皇帝颁旨护持承恩寺庙产，内容包括三点：1. 温祥竭诚辅佐正德皇帝从太子到登基，因功劳卓著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备受宠幸，他为身后事考虑，在宛平县香山乡建承恩寺，旁建生地祠堂；2. 正德皇帝钦赐祠堂匾额为显德，优免温祥所买三项有余香火地的所有杂泛差徭；3. 担心年代久远遭到破坏，正德皇帝特敕谕地方政府颁布禁令，晓谕内外，如果官员、军民、僧俗人等胆敢不遵圣旨侵扰盗卖承恩寺庙产，违者必治以重罪。

李文琪老师介绍，敕谕

文书经过后期装裱，现呈挂轴状，1964年从北京市财政局实物库调拨至首都博物馆时，只有内芯部分，装裱是馆里为了更好

地保存这件文物采取的妥善措施。关于这件文物，首都博物馆简单标注了质地、内芯尺寸和年代：质地为腊笺；内芯尺寸纵83厘米，横239厘米；年代仅标“正德”二字，加上装裱部分，敕谕挂轴长在3米开外。从藏品仅有的信息看，质地“腊笺”就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内造金龙笺”，这是明代皇帝书写敕谕专用

此，宿白先生的名字印入了我的脑海。

事隔十二年之后的1995年，我参加筹备《北京文博》的创刊，竟有幸结识宿白先生，并因《北京文博》筹备创刊，到二十三年对编辑工作的关心指导，他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记得每年的春节前，我们去宿先生家汇报工作，他都拿起手边的《北京文博》，翻到目录页，就他关心的问题进行考问，尤其是关于北京的文物工作和新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他曾不止一次说到，文博类杂志一定要多多用图，文字的描述，有时往往不及实物照片和线图来的明白直接，尤其考古简报照片和线图是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北京文博》的作者队伍时，他提醒我们要面向区县基层文物工作者，要扩大局属单位以外的作者队伍，并推荐我们向徐莘芳先生约稿。记得2004年初，我忽然接到宿先生的电话，原来是他把他的博士生李志荣的论文《明清顺天府府署考》推荐给我们，论文从实地调查到文献、碑刻考证了顺天府的沿革、布局及元明清

的材质，由专门部门制造供宫廷使用的特殊纸张，清代将这种纸称为“黄地描金云龙纹腊笺”。

关于皇帝颁布圣旨所用纸张、钤印和书写者，明人叶盛（1420—1474）在《恭题家藏敕书外封后》有明确记载：“皇朝凡敕旨下颁，出自圣制亲御翰墨者有数。襄嘉封赠诰敕有定制，此外多词臣代言，中书舍人报笔，用内造金龙笺书，御宝各因其事而不同。制谕方白纸书，识‘制诰之宝’。次则皆龙文缘边黄纸书。敕谕识‘救命之宝’，敕识‘广运之宝’，而敕谕纸稍宽。”

这件文物可反映明代皇帝发布公文的标准格式和内容。诏和敕是明代皇帝最常用的两种文书。诏一般用于重大的、需要周知的命令或法令，敕一般用于一般性事务和任命等事宜。诏须公开，而敕相对私密，乃是针对小范围的群体。因为只是向部分地区和部门颁发的，所以敕的文种规格略低于诏书。敕具有戒飭之意，故亦名戒敕或戒书。凡皇帝对中外臣僚有所训示和委任，皆称敕谕或谕旨。

敕的用途比较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时龙先生经过现存实物比对后得出结论，敕文书可分为三种：“一为救命，即官员考满封赠父母、祖父母及妻子的文书，一般六品及以下官员为救命，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起首，以‘钦哉’结尾，识以‘救命之宝’，其载体多为缣帛，有编号，署‘某字多少号’，押‘广运之宝’半印，因为一般为家族荣光，保存量大；一为敕，即任命或差遣官员时用以规定其职权范围的文书，以‘敕某某’起首，以‘故敕’结尾，识以‘广运之宝’，以龙文缘边黄纸书，由于任毕缴进，现存量少；一为敕谕，用于赏赐、优奖、戒飭、准许承袭、约束与保护等一般性事务，以‘皇帝敕谕’起首，以‘故谕’结尾，载体或为金龙笺，或为龙文缘边黄纸，或为其他纸张，识‘救命之宝’或‘广运之宝’，保存下来量稍多一些，十份左右。”他还说，以往人们对敕和敕谕不加区分，长期以来造成了许多混淆，其实敕、敕谕、救命之间，从行文格式到用途再到载体，都是有区别的。目前，书写载体为金龙笺、龙文缘边黄纸及其他纸张，款识为“救命之宝”或“广运之宝”的敕谕文书，保存下来的不过十份左右，非常罕见。由此足见承恩寺敕谕文书的珍贵。

（苗天斌）

的建筑形制，为《北京文博》增添了一篇学术力作，也为《北京文博》坚持研究方向用心助力。

说来也巧，在初识宿白先生的一次聊天中，他听说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时，笑问是否认识他的女儿宿志丕，我说她是我大学同窗，我们相视而笑，之前的拘谨随之消减。聊天中他曾问起过我女儿的名字，并饶有兴味地解读名字的含义，2012年8月，宿白先生90寿诞，《北京文博》编辑部与吴梦麟老师前去给他贺寿，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招呼我们进屋落座。屋里摆满了鲜花，宿先生精神饱满地同我们聊这聊那，愉快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下午时光。这些时光中的碎片回想起来至今让人温暖！

2018年2月1日早7点半，宿志丕微信传来信息，宿白先生早6点在北医三院离世，眼泪不自觉的溢出眼眶……这一个月来，与宿白先生的交往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在我心目中，宿白先生永远是那个严肃而又慈爱的长者。宿白先生千古！

（陈晓苏）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7—L0023号
◆2018年第1期（总第255期）
◆2018年2月28日印刷
◆印数：2000份

北京市文物局赴房山区大安山乡水峪村开展慰问帮扶活动

春节前夕，北京市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国民同志带领局组织宣传处、机关党委、工会、团委及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负责同志，深入房山区大安山乡水峪村开展慰问帮扶工作。

市文物局深入贯彻中央、市委关于扶贫开发工作要求，精心准备、周密部署，多层次对水峪村给予实实在在的帮扶，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局机关党委筹措3万元经费支持到村第一书记做好党建工作和慰问困难党员工作；局工会提供2万元经费，用于水峪村开展文化活动和困难慰问；局团委发动全体委员向

局属各单位征集图书620余册，铅笔、笔袋、书包、拼图等文化创意产品20余种970件，资助中小學生；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筹集铁铲、铁镐等生产工具170把，助力村经济建设；北京市文物公司提供5000元资金为村里购置防寒物品。

大安山乡党委书记隋合庆同志详细介绍了水峪村基本情况、低收入农户增收帮扶措施和旅游产业发展布局。由市文物局选派到水峪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从“理思路、定规划、抓党建、促增收”四个方面对驻村一年多来开展帮扶工作情况进行了汇

报，提出“建强村级组织、打造旅游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目标。市文物局领导听取了乡、村干部对帮扶工作的建议，对村里充分挖掘文化文物资源、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思路，确定了今后帮扶的方向，共谋发展之路。

下一步，市文物局将在党建、干部人才、工会、共青团等多方面加强对水峪村帮扶，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助推村乡发展，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精神。

（市文物局组宣处）

2. 推出高档次的精品文物类陈列，以使市民在春节期间享受到高档次的文化产品。

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特展”“中国古代钱币展”，故宫博物馆“哥窑瓷器展”“故宫藏瑞鹿文物特展”，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阁气象——明清皇家书法石刻拓片展”，老甲艺术馆“2017年老甲艺术馆冬季收藏展”，中国园林博物馆“神秘中山国”“神工意匠——徽州古建筑雕刻艺术”展，恭王府“毕加索·叶建新中西文化展”，北京民俗博物馆“中国道教文化”展等。

三、推出民俗传统特色鲜明的观众可参与性文化活动

1. 民俗活动:如北京民俗博物馆（东岳庙）“第十七届北京民俗文化节”，中国长城博物馆“博物馆内过大年春节活动”“庆元宵·猜灯谜元宵节活动”，中国农业博物馆“红红火火闹元宵”，中国园林博物馆“春节文化活动”，东岳庙“小年送春联”，恭王府“风俗人文什刹海，恭王府里过小年”，老舍纪念馆“红螺食品公司走进故居 传承老舍笔下的民族食品”传统节日互动活动，首都博物馆初一到初五有“博物馆里唱大戏”等活动。

2. 针对青少年的活动:中国园林博物馆“版画体验课程”“园林小讲师系列课程”“书法绘画冬令营”，中国科学技术馆“古希腊科技与艺术展”，北京自然博物馆“鹿角探秘”展览。

2018年春节期间，“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为观众奉献出精彩的文化盛宴，为广大市民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富有文化韵味又不乏热闹喜庆的展览活动，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喜好人群的需求，博物馆已经成为广大观众春节阖家团圆、极尽天伦之乐的好去处。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首都博物馆藏明代承恩寺敕谕文书（原件）

地接待了我们，经过严格的文物出入库手续，我们在观摩厅目睹了承恩寺敕谕文书的真容。当文物展现在面前时，我们三个人都屏住呼吸，细致地观看。皇帝颁发的敕谕书写在一张长方形的纸上，底色为金黄色，有朵朵祥云在飘浮，一条威武庄严的金龙在祥云中腾飞，正楷墨书端正恭谨书写其上，字字飘逸洒脱，力

怀念宿白先生二三事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时常回过头看看来时的路，在回顾过往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发现，人和人之间竟会有一些奇妙的联系……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接着来到白塔寺文物保管所做业务工作。在白塔寺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主要做白塔寺资料的收集、学习、整理。在收集到的资料中有一篇发表在1963年《考古》第1期上署名宿白的文章——《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该文选取了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两馆所藏宋元明清五六种版本的《大元至元辨伪录》，详尽批校了这通早已散失的元代白塔寺碑刻，厘清了白塔寺始建年代、元碑消失的时间缘由，以及明清北京地方文献中记载的混乱错讹。拜读先生的文章，感受先生对学问剥茧抽丝般的求真解惑，从

◆编辑部：韩建识、高智伟、康乃瑶、侯海洋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北京文物》编辑部 ◆电话：010-64071605 ◆邮编：100007 ◆E-mail：bjwwb2005@126.com

民国年间恭王府银安殿失火案

走进恭王府，透过一宫门，就会看到不远处有座大殿矗立，这就是恭王府的正殿，也是我们日常所说的银安殿。目前我们看到的银安殿，是2005—2008年恭王府邸保护修缮时所建，在此之前，恭王府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正殿的。历史上恭王府并非没有正殿：首先，清代的王府都是有正殿的，《大清五朝会典》《清会典事例》里的“工部”项下都有提及；其次，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三十年（1850）样式雷家族绘制的恭王府邸平面图，上面即显示有正殿；再次，恭王府的正殿还曾出现在清人的日记里，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1885年7月16日），翁同龢在日记里就提及恭王府正屋（注：即正殿）因打雷闪电受损。那么，曾经的恭王府正殿哪儿去了呢？坊间的说法是民国二十九年被一场大火烧毁了。2004年秋冬之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受托对银安殿庭院基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场发现的残砖断瓦及炭黑瓦砾，证明此处确实发生过一场火灾。至于哪一年发生的火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尚没有人能具体说清楚。笔者也为此查阅过当时的很多报纸，终是一无所获。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

了解到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恭王府银安殿失火的档案，笔者多次前往查阅，最终理清了这份档案。

北京市档案馆的这份档档，共93页，是当时介入失火案的京师警察厅留下的文卷。根据档案的前后内容判断，文卷并不完整，有部分内容缺失。下面，笔者就根据这份档案，来梳理一下恭王府银安殿失火案的整个处理过程。

一、银安殿突起大火

1920年3月5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3月的京师虽然春寒料峭，但依然充满了一派祥和的节日气氛。照例，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府里都要在银安殿内的佛堂、影堂进行上祭，元宵节这种大节更为重视。根据档案中的涉事人口供，可知当日银安殿（档案中府内人皆称此处为神殿）上祭之情形：上午八时，看守

银安殿的苏拉王世增、王世猷及李旺、德荣等人提前进入银安殿院落准备打扫，王世猷和李旺开启神殿大门，王世猷收拾东套殿、李旺收拾西套殿，并备香、燃上新买的白油蜡烛，厨

役曲姓摆上供菜，王世增和德法摆上茶酒。八时二刻，受腿脚有伤的老侧福晋差遣，管理银安殿事务的首领太监陈德顺穿上礼服，到银安殿拈香行礼，礼毕后，去向老侧福晋回话。王世增撤下茶酒，王世猷、李旺滴灭蜡烛，关锁神殿。大约九时许，众人刚刚饭后，

就见银安殿冒出浓烟，旋即扑出火光，眨眼间形成滚滚大火。全府上下顿时慌乱起来，赶忙扑救，府内管事的赵荣已乱了阵脚，忙不迭地对着火堂磕头祈祷。

恭王府上空泛起的滚滚浓烟不但引起了路人的驻足遥望和猜测议论，也惊动了辖区警署。内右三区警察署的电话急促地响起，电话是请求救火支援的，在简单了解失火情况并向上级京师警察厅报知后，警察署快速行动起来，署长陈龙锡一边带领103人紧急赶往恭王府救援，一边电知同辖区的消防、行政、司法等部门也即刻前往恭王府协同扑救。

然而，由于火势甚猛，虽经王府人员、各水会、消防、警员的共同竭力扑救，在燃烧了3个多小时后，到中午，银安殿正殿及东西耳房7间、东西配殿各5间还是被大火烧得只剩下山墙，殿内宝座、影像、供器，以及穿衣镜、木柜等陈设也全部化为灰烬。

二、京师警察的介入

按照属地管辖职责和权限，内右三区警察署首先介入。在会同扑救的同时，警署方面也从管事赵荣口中了解到失火的大体原因，即太监陈德顺和苏拉王世猷、王世增上香不诚引起的。在从恭王府失火现场撤离时，警署也顺带押走了涉事的三名疑犯，并要求恭王府就火灾情形呈文。3月6日，警署审讯了陈德顺、王世增、王世猷，据三人交代，失火可能是焚香余火引着耳房隔断所致。当日，警署将案情、疑犯及口供呈报京师警察厅。

接到案情后，京师警察厅也很重视，经过科员、科长、处长、秘书的逐级批示后，案情上报到总监那里。总监批示：“房屋高大，其中又无堆集引火之物，此种必有特别事故，仰侦侦队派干探严密调查，可也。”遵照总监指示，3月10日侦侦队接到了“调查恭王府失火是否有无特别原因”的训令。

三、王府方面的反应和态度

当主事的老侧福晋和管事的吓得六神无主时，在失火现场的溥伟族弟、镶蓝旗闲散宗室耀博如，无形中充当起了恭王府半个主人的角色，请警署先把涉事的陈德顺、王世猷、王世增三人看押。随后府内管事处赶紧电报告知了住在青岛的恭亲王溥伟，

溥伟即派身边管事的刘郁文回京查看失火原因。经过问询、了解，刘郁文电呈王爷，大意为银安殿失火实为天火，似属天意。溥伟知道后，没有动怒，

但难过不安，因为大火也烧毁了影堂里的老太王之母喜容像。老太王之母即道光帝的静皇贵妃，像是恭亲王奕訢分府时从宫里请出。溥伟向载沣汇报了失火情况，载沣表示“王府不能干涉”，由警方独立调查。署长陈龙锡也呈文京师警察厅汇报了恭王府方面的表态和立场。

然而不过两日，恭王府方面的态度就有了重大变化。3月11日午后，赵荣再次来到警署，声称新接到王爷从青岛寄回的手谕，希望把涉事的三人领回。署长陈龙锡马上又将这一情况上报，并附上抄录的溥伟手谕。呈文报到总监那里，总监不是

很高兴，批到：“本厅正在调查，讯退未便任纵，仍应按照案情核办。”

四、最终的处理

3月12日，刑事所一组的调查报告出来了。恭王府这边，在请求放人的表态没有得到回应后，3月20日，向京师警察厅提交了两份有关的书面材料。第一份是在恭王府当差的赵连玉等人的恳请开释书；第二份是住在恭王府附近的铺保宋彩征出具的担保书，保证开释后的人员随传随到。

根据文卷的前后逻辑可以推断：恭王府送呈的恳请释放书和担保书，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应该是看到了，并且做了批示，其大意估计是根据刑事所的调查线索，再提审一下陈德顺等，如无别情，可开释送回。3月23日，负责此次失火案的办事员张圣柱奉命再次提审了陈德顺等三人。通过三人口供和张圣柱呈文看，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可疑线索，京师警察厅秘书在看到张圣柱呈文和口供后，进行了批示：“既无别次情节，正遵堂谕，将其交区送回矣。”至于3月24日，管理侦侦队事务督察长李寿金呈给总监的侦侦队调查报告则是马后炮了，当然其报告“亦未侦有别项情节”。

五、后话

根据文卷内容，自不难判断出这次恭王府银安殿大火是因为人为疏忽造成的。这份档案，让我们知道了恭王府银安殿失火的具体时间，同时还让我们了解到了银安殿及东西配殿的部分陈设、功能，以及民国年间恭王府的运转和人员情况。文卷透露出在新旧政权的更替初期，恭王府已开始走下坡路，府内曾进行过物品拍卖、裁减人员、节约开支等，但此次失火案，警厅却因王府的请求开释涉事三人，把处置权交于王府，说明恭王府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张 军）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为：

bjjwz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金中都显庆院妙敬大师

本姓萧氏，金上京济州人（今吉林省农安县）。七岁时礼本州祥周院张座主为师。皇统元年（1141）于上京楞严院礼弘远戒师为师，受戒。至皇统二年（1142）再次于济州西尼院与众住持向义学开演《花（华）严经》方功成名就，号萧花严。正隆元年（1156），妙敬大师追随太后来中都。入住右巡院长（常）清坊显庆院，其父曾授武义将军充吏部令史。亲母太郡（对年纪女士的尊称）与继母董氏共有继嗣六人，唯师者为长，其第五人中最大者曾授武功将军行泽州沁水县（今山西省沁水县）主簿名孝哥。大定二十七年（1187）大师微有小疾，后圆寂，寿67，戒腊46。大定二十七年五月弟子广惠等三人立石。

笔者在整理房山区金代古石幢的资料中，发现有一尊原在房山良乡镇东南、现藏北京丰台区文物管理所的石幢，名为“中都显庆院故萧花严灵塔记”，是金中都佛寺显庆院遗物。

此幢为八角直楞形，汉白玉石质。仅存幢身，幢身高85厘米，通宽63厘米，前经后记。面一至面四竖刻汉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上、下两端阴刻卷草纹，计17行，满行25字，第五面梵汉合璧，刻智炬如来心破狱陀罗尼、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陀罗尼、观自在菩萨甘露陀罗尼。字径2.5厘米，面六至面八竖刻题记为楷体字，记文20行，满行37字，字径1.5厘米。根据幢文记述，师讳妙敬，

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

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

“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礼服”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始末

2017年12月19日，北京奥运博物馆接受了恒源祥（北京）有限公司无偿捐赠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礼服”，该藏品历时九年终于被收藏到博物馆。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举行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奥运会结束后成立一家奥运题材的专题博物馆，于是北京奥运博物馆在各级领导和单位的关怀与支持下孕育而生。2009年开始，博物馆便采取“双边”工作模式，即一边拟定、修改完善大纲，一边同步开展征集工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礼服就是固定陈列里要上展的展品。

在得知恒源祥集团是第29届奥运会的纺织类别赞助企业、并赞助入场式礼服后，我们联系了恒源祥集团，但收到的回复称北京奥运会已经结束多时，服装是为奥运会定制的，恒源祥没有多出来的衣服提供给博物馆。另外，我们也想办法联系了一些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可他们都希望将服装留作自己昔日征战奥运的纪念，直到2011年和2012年，我们才从两位运动员手里借展到了男女服装各1件套。

文章开头提到2017年底博物馆顺利接受了恒源祥的无偿捐赠，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是有一段故事的。笔者自筹各开馆之初便在征集部门工作，对重要藏品是否到位如数家珍，而2008年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礼服的入藏就是源于笔者与邻居的一次闲聊。

2016年底，笔者得知邻居李女士是恒源祥北京地区的一名主管，恒源祥自己已有2008年中国代表团

文曰：“后至正隆元年追随太后灵圣之车来于中都”，反映了妙敬大师与金廷皇室的特殊关系。文中所称“太后”为何人呢？据《金史》载：“天德二年正月，徒单与大氏俱尊为皇太后。”贞元元年（1153）“戊寅，皇太后大氏崩”。而徒单氏是被完颜亮所杀，于大定元年（1161）崩。因而正隆元年只有徒单氏为在世太后，记文中所指应为徒单氏。

此文还反映出了海陵王迁都。海陵王迁都始于天德三年（1151），为金国之大事。“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辛酉，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贞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

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元贞元。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

“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式礼服”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始末

服装男女各1套，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与恒源祥再次沟通的机会。于是李女士就成为博物馆的重点征集联系对象。笔者立即将此事及时汇报给主管领导，并认为有可能征集到期盼已久的藏品，目标只有确定在纸面，立字为据，方可激励我们不断去拼搏和努力，于是将此项工作明确列入2017年目标责任书。

但过了不久，还是获得了如同九年前一样的答案。恒源祥（北京）公司因为没有负责人，李女士向上海总部汇报后，上海领导答复是拒绝捐赠，恒源祥只有男女各1套服装并无多余的礼服装备捐赠，需要调集地方工厂再次寻找服饰。

虽然得到的是恒源祥不会捐赠服饰的明确答复，笔者还是邀请邻居李女士和其北京负责礼服的同事参观博物馆，一是感谢恒源祥曾为北京奥运会做过贡献，二是希望通过陈列展览，让其对博物馆有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三是再次表达2008年中国代表团入场服饰放置于博物馆，将最大限度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重要意义。这次参观结束，两人向恒源祥集团总裁和北京新任领导进行汇报，恒源祥集团各级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耗时近半年时间从多种渠道搜找相关服装配饰，北京公司领导甚至从家里拿出了自己珍藏的男

寿。徒单方与坐客语，大氏踞者久之。海陵怒而出。”直到大氏崩后，海陵与徒单氏关系才稍有缓解。“三年，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天眷迁山陵，海陵因命永寿宫太后与俱来。”贞元三年（1155）“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帅百官郊迎，入居寿康宫。”文中所称“正隆元年”并非是徒单氏至中都的准确时间，而应是妙敬大师至中都的时间。

幢文记载妙敬家族为武臣世家。父曾授武义将军充吏部令史，武义将军为金代武散官名，在金代前期为正六品官职，后期下降至从六品。据《金史》载：“从六品上曰武义将军，下曰武略将军。”

而妙敬的弟弟曾授武功将军行泽州沁水县主簿。武功将军亦为金代武散官名，正六品。据《大金国志校证》载：“六品至七品，谓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节]将军至忠显校尉。”

妙敬大师的父亲与弟弟作为武臣，其职责表明可能参与过战场厮杀，身为佛教修行之人的妙敬大师，亦希望通过弘扬佛法为亲人祈福，护佑平安。幢文反映了金皇室对佛教的崇信与重视。

（马 奎）



“中都显庆院故萧苍严灵塔记”拓片（局部）



恒源祥集团捐赠的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礼服和徽章

的元素充分融合在运动员服装当中。

北京奥运博物馆和恒源祥于不同时期参与奥运，以各自的方式传承保护着中国文化和奥运遗产。虽然征集过程曲折，也留有些许遗憾，但结果还算是圆满。恒源祥是一家优秀的民族企业，2008年经过努力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纺织类企业的首家赞助商，心怀最初步入奥运大家庭的炽热情怀，克服重重困难，竭力支持公益事业，无私捐赠的善行义举充满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田 芯）